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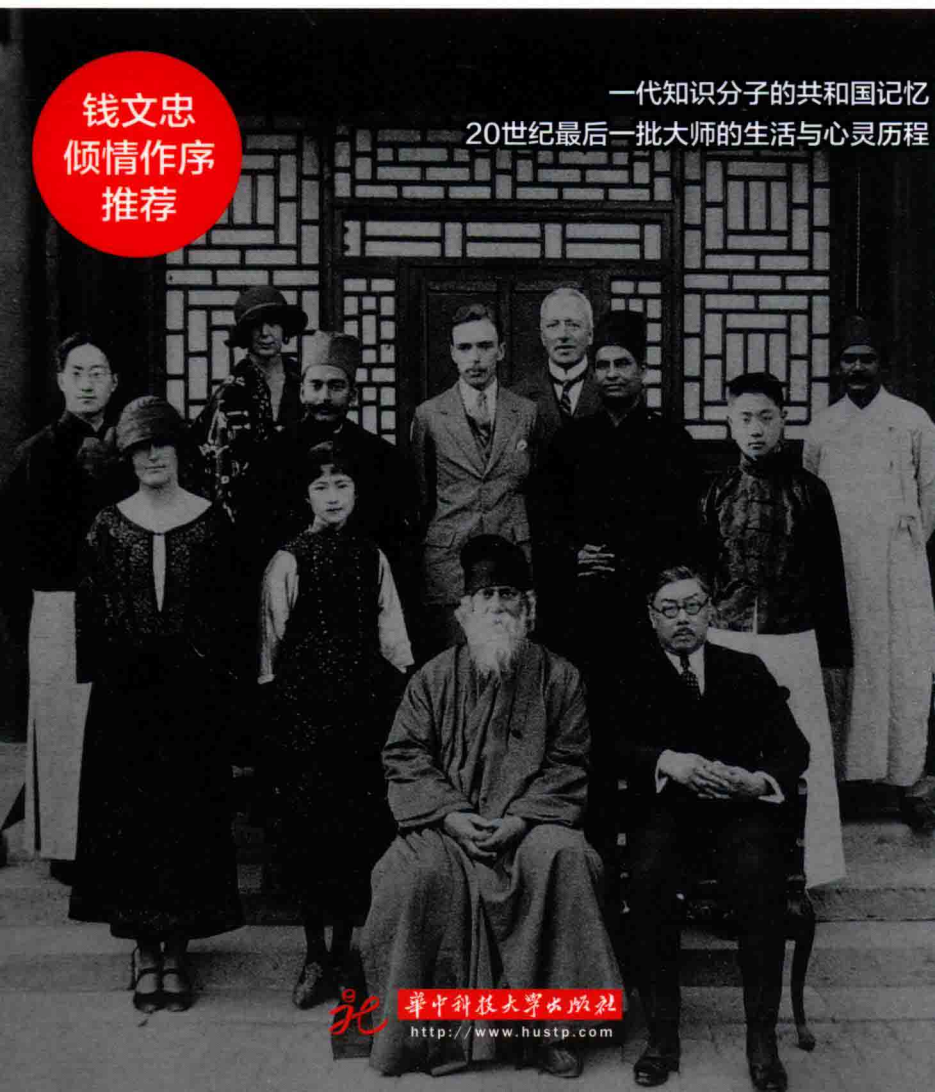
小康中国故事

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

《小康》杂志社◎编

钱文忠
倾情作序
推荐

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和国记忆
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的生活与心灵历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小康中国故事

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

《小康》杂志社 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 / 《小康》杂志社编.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7
(小康·中国故事)
ISBN 978-7-5680-1070-2

I. ①林… II. ①小…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9967号

小康中国故事 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

《小康》杂志社 编

总 编: 舒富民

主 编: 张 凡

副 主 编: 罗 屿 鄂 璠

责任编辑: 康 艳 沈剑锋

封面设计: 汪文君

责任校对: 孙 倩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010) 64155588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寻找回来的故事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西哲赫拉克利特如是说。更何况，这是一个变化万端的世界，时代潮流浩荡而来，呼啸而去。

时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们涉水而过，总会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有的被郑重其事地对待，浓墨重彩地描绘；有的则随风而去，再无踪影；还有的没入淤泥，被泥沙裹挟，历经沧海桑田，变成记忆的化石。

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还有一些执着于寻找印迹的人，潜入时间长河，将这些散落的记忆打捞出来。《小康》杂志的编辑、记者们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们将自己沉潜往复的探寻成果集结成册，让今世和后世的人们可以观察、了解那些沉浮于岁月之河的人生。他们跋涉所及的，既有误会重重的古代史迹，也有掩埋已久的近代史事。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梁培恕写父亲，是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的？1999年时，梁培恕完成第一稿。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却已是2011年。

这是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曹禺诞辰100周年，人们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也有人唏嘘，他晚年时因“写不出东西”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儿，万方则感慨：“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这是女儿心中的曹禺。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在萧乾诞辰100周年时，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

这是妻子眼中的萧乾。

三毛去世前，留了最后一封信给自己的知己、“爱人”睦濬平。三毛死后，睦濬平接续她的脚步，用20年时间行走180多个国家，以双眼、双手、双腿完成三毛未尽的心愿，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那个率真外表下，“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的女人。

这是爱人眼中的三毛。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

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了尘封60多年的历史：“请肃立、静穆。仪仗队将为你面前的这张6人圆桌依次摆上美国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军帽与一顶平民的礼帽，这代表美国所有在海外战斗的失踪人员。”

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在“二战”时被遗弃中国，身份认同成为他们一生的惶惑。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

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人们向曾经的敌人之子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大力倡导“口述史学”，他率领的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了3 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些亲历者的讲述令人动容，那些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为何会让人潸然泪下？

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怪异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朝晚期一个昏庸的高官。然而，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制造的百年冤案？

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跑到中国在黄土高原栽种了1 800万棵树？

一个93岁的中国老人，又为什么要坚持在日本打13年的官司？

.....

沉没的故事一经浮出，就一定能让我们这些读故事的人惊讶不已。

有些故事是讲大人物的，比如张治中女儿记忆中的周恩来，张作霖家族的60年甘辛，陈立夫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冰心与巴金的98封书信，儿子眼中的梁漱溟，名誉遭受磨损的曹禺晚年，林洙读懂的梁思成，等等。在那些名满天下、纵横世界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的光环背后，那些被故意忽略或有意忘记的真性情悄然揭幕。后人由此理解他们的选择，赋予他们的爱恨以不同的意义。

有些故事是描述大事件的，关于一个国家的新生时刻，国旗升降的幕后故事，六十年国家生日的难忘瞬间，关于八年抗战中真正的战士，虚构与真实的中国远征军，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命运悲

歌，永远无法抵港的太平轮。在战火纷飞、国家创立的时刻，把青春与热血献给理想、却又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岂能成为历史的空白？！

还有的故事是关于小人物、小事件、小传奇，讲述的都是时代中被裹着踉跄前行的人们。比如程默，一位摄影家，他是鲁迅葬礼唯一的影像记录者，曾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侵华日军对重庆的野蛮大轰炸，也曾用相机记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延安的生活工作，还曾亲手拍下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比如康国雄，民国著名金融家康心如最小的儿子，本是“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却因一顶“蒋介石干儿子”的大帽子，被困扰了一生，他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带着家人“活下去”。还有霍元甲，传奇的精武英雄，他的真实身世并不显赫，身边也没有如花美眷，性格更非剑拔弩张，出生在一个七代习武的农民家庭，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却幸运地遇上了孙中山。

那条名叫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奔腾向前。每一朵浪花里都隐藏着故事，每一颗水滴里都饱含着人生。难以忘怀的硝烟，爱恨交织的时刻，被碾压的人性，被命运捉弄的才华，都会相拥着、碰撞着，如泥沙俱下一般，汇入时代的大海。

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逝去的人，都注定以各自的方式与历史相遇。纵然我们不能复原历史，但我们还可以打捞记忆。最能打动人们心扉的，就是那些迎着命运的抗争。这与成败利钝无关。

请大家静一静，读一读这些故事。谢谢。

是为序。



2015-01-01

目 录

流年碎影林徽因 · 1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们心中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时，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

遗孀林洙：后来读懂的梁思成 · 10

朋友常对她说：“你好命苦。”作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她显然错过了梁公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她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被要求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但她心甘情愿陪着那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孤独老人。2013年，她已是85岁的老人了，但仍不遗余力地推介着自己丈夫的学术思想，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光芒，而她自己则始终活在光芒之外。她是他的“洙”，他的“眉爱”，她所有的不遗余力，也不过都是因为爱。

滚滚红尘20年，谁最懂三毛？ · 23

三毛去世前，留了最后一封信给自己的知己、“爱人”睦濤平。三毛死后，睦濤平接续她的脚步，用20年时间行走180多个国家，以双眼、双手、双腿完成三毛未尽的心愿，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那个率真外表下，“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的女人。

萧乾是她一生的宗教 · 32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萧乾100周年诞辰时，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

江冬秀抡向胡适的那把菜刀·41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响当当的人物。而其结发妻子江冬秀的“菜刀”亦非常有名。据说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之下，从此定心。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似乎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事实真的如此吗？

冰心致巴金：“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50

巴金和冰心有着70年深厚友谊，彼此精神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作家与作家相处，自有如巴金、冰心一样互相扶持欣赏，但文坛自古也不缺少倾轧与厌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木心：文学史的“塔外人”·60

他曾被称作“被遗忘的文学大师”，但有人说，他是“被高估的文学大师”。若木心在世，未见得会欣赏“高人”“仙人”一类盛誉。他并非文学之神，但经历几多人事浮沉，他始终未曾悖逆自己、悖逆文学，这样的人未必需要赞美，但需要尊重，需要理解。

陌生的父亲梁漱溟·70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梁培恕写父亲，是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的？1999年时，梁培恕完成第一稿。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已是2011年。

女儿万方：被名誉磨损的曹禺晚年·80

曹禺100周年诞辰，人们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也有人唏嘘，他晚年时因“写不出东西”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儿，万方则感慨：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杨宪益的最后十年 · 90

10年前，戴乃迭辞世；

10年后，杨宪益也走了。

从此，译坛的这对最为闪耀的双星终于再次相聚在天堂。

吴祖光：一生风雨，不平则鸣 · 95

他一生有气节、有脊梁，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更有一颗天真纯良、爱妻子的心。

被忽略与被遗忘的陈占祥 · 104

提起“梁陈方案”，人们总会为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种种努力感慨唏嘘。而因一纸方案，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的规划师陈占祥，此后几十年悲喜人生，却很少为人所知。

陈希米致史铁生：让“死”活下去 · 114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爱慕。——《旧约·诗篇》

北京人艺大导演和名角儿们的小生活 · 124

老演员牛星丽为演好农民，每天在最热的中午跑到山脊晒太阳；老导演焦菊隐曾让导演谢晋面壁罚站……写老人艺的书不少，只是人艺子女牛响玲记忆深处的大导演和名角儿们的故事，却远离了高大伟岸，带有更多的人间烟火气。

“不沉”百年：永远的泰坦尼克号 · 133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两小时40分钟里，人类的勇气、傲慢、恶劣、天真轮番上演。“在相同处境中你会怎么做？”——不同年代的拷问均相同，这或许才是泰坦尼克百年“不沉”的原因。

柏杨：那个给我们竖镜子的人走了·142

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因呼吸衰竭在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享年89岁。

一个直面中国人的缺点，对中国文化进行严厉批判，对国民劣根性进行猛烈抨击的知识分子，就这样溘然离世。他所留下的文字依然为世人所争议，他所发出的声音依然警醒着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否丑陋？“酱缸文化”何时才能被彻底摒弃？

钱理群：鲁迅是常读常青的·151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下面记者张弘以对话体的形式记述了钱理群针对某些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问题所做的探讨。

叶永烈：历史的记录者·157

2012年，著名作家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该书以第一手采访，结合相关史料，再现了粉碎“四人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中国政局。作为近年来影响巨大的纪实文学作者，叶永烈早年还写过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等，拍过18年的电影并得过百花奖，出版作品累积2000多万字，其经历颇有传奇色彩。

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166

浩然是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的现象和风景。有关他的是是非非，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

流年碎影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们心中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时，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

文/孙晓青

某年夏天，北总布胡同3号，这个曾经名噪一时却又埋没很久的地方，因为拆迁，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它已更名为北总布胡同24号。1930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曾居住于此。多年来，很多人慕梁思成、林徽因之名，来这条胡同寻梦，却总是失望而归。

胡同里有几处旧宅院，如今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小饭馆，商贩肆意地招揽着生意。在一排蓝色铁挡板背后的废墟里，静默着这个著名的故址，砖头瓦砾、一片狼藉。这里再也看不到曾经满是诗影书香的院落，也很难和那些迷人的往事衔接在一起。

在20世纪80年代初，24号院内主体房屋就已基本被拆除，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座房的房门被砌死。“严格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

存在了。”一位老街坊说。而对于这次拆迁，有媒体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大女儿梁再冰更是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条胡同一次，现实与记忆的巨大反差，让她觉得“根本不是故居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来自民间的声音仍要求，故居“应予保留”。2007年7月末，市文物局明确要求管理使用部门保护梁思成故居，不仅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拆迁被叫停，梁、林在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的居所——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寓所也纳入了文物保护范围。

北总布胡同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几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梁再冰曾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对这座庭院的记忆：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40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夏末秋初，园中蝉鸣不断，许多红色的马缨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

梁思成、林徽因就住在里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和客厅之间有隔扇。两头是他们的画图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

很深的地方。林徽因喜爱窗前的梅花，喜欢摆放的泥塑小动物，还有客厅西北角窗前书桌上放置的毛笔和毛边纸。梁再冰回忆，那段日子她还很小，林徽因常常拉着她的手在北面的院子里散步，教她认字。在她的记忆里，“妈妈年轻，很美，脸颊上有一个酒窝，爱笑，皮肤柔和，还有淡淡的檀香味。”

梁、林夫妇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在国外留学时养成的每天下午4时喝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所以每到周末下午，总是有很多人来家里，在女主人的款待下喝茶、聊天，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

曾到梁家造访过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当时景象：“凡事都由徽因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我们都吃得很慢；餐后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我们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8时半就上床。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徐志摩是少不了的客人。曾一起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亲戚，还依稀记得，徐志摩每次出现都很“戏剧”——“穿件锦缎长袍，脖子上围着一件细致的英国羊毛围巾，一副怪诞组合”、“他的外表有几分女性气质，人却是热情奔放的”。

至于其他常客，还包括政治学家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

升、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

按照费正清的记忆，那时的沈从文与林徽因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当沈从文因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高青子产生爱慕，而与妻子张兆和的不快时，“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而林徽因安慰、批评沈的时候，“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作家萧乾回忆起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

1933年秋，萧乾还是个大三学生，他的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当时刚任主编的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接到沈先生的信，说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那几天我喜得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

星期六，萧乾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走进北总布胡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林徽因。“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那以后，萧乾便经常见到林徽因，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

北总布胡同3号里的聚会，倒也不是林徽因在1930年至1937年间的全部生活。1931年2月，林徽因肺病加重，医生要求静养，遂在香山疗养，同年秋病愈下山。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时徐志摩频繁上香山探林，而二哥梁思成给他的任务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徽因素来爱美，即便山居养病也着高跟鞋，下山时，常由徐、林二人在两侧扶持，唯恐跌倒。

另外，每年夏秋，林徽因基本上都同梁思成一同出外考察古建筑。尽管身体羸弱，但遇到需要攀高爬低的测绘，她也从来不假人手。两人共同走过晋、冀、鲁、豫、浙等省，考察了赵州桥、五台山佛光寺、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

遭暗讽的梁家聚会

1933年，林徽因随梁思成由山西调查庙宇建筑回到北平后，忽然叫人拿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予冰心，并在以后多年间，一直当做“得意的趣事”。原因何在？据与林徽因私交甚密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说，那是因为，冰心刚刚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绝顶聪明，好强口快，性子直，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的林徽因，“反应很激烈”。

冰心的这篇小说，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很自然地让人与梁家聚会中的主宾一一对应。难怪此事后，林徽因与友人通信，总将“冰心”直译为Icy Heart，暗指其冰冷无情。

在“考证派”们看来，继冰心小说后，“太太的客厅”又被钱鍾书先生写进了小说《猫》里。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梁两家成为邻居，钱鍾书确是拿竹竿帮自己家的猫“花花儿”，打林徽因家的猫“爱的焦点”，但文学史料上，却并未有钱鍾书、林徽因交恶的记录。然而，钱鍾书在《猫》里对“太太”的讽刺，倒是不遗余力。

初见林徽因时，那个羞怯怯的萧乾也被钱鍾书写进了小说，演绎出大学生齐颐谷初见李太太的场面。钱鍾书顺笔提及齐颐谷与寡母相依为命，点的是萧乾是个遗腹子。

至于沈从文，成了《猫》中的作家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在“考证派”眼里，《猫》之众角色，每个都有原型：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是罗隆基，袁友春是林语堂，亲日的陆伯麟即周作人。一番人物上场，便将当年的文化名流一网打尽。

新林院8号的红色记忆

“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全家逃亡到了昆明，此后又辗转了几处地方，过了9年流亡生活。长期的颠簸让林徽因肺病加重。1946年8月，梁、林全家再次回到了北平，10月，清华